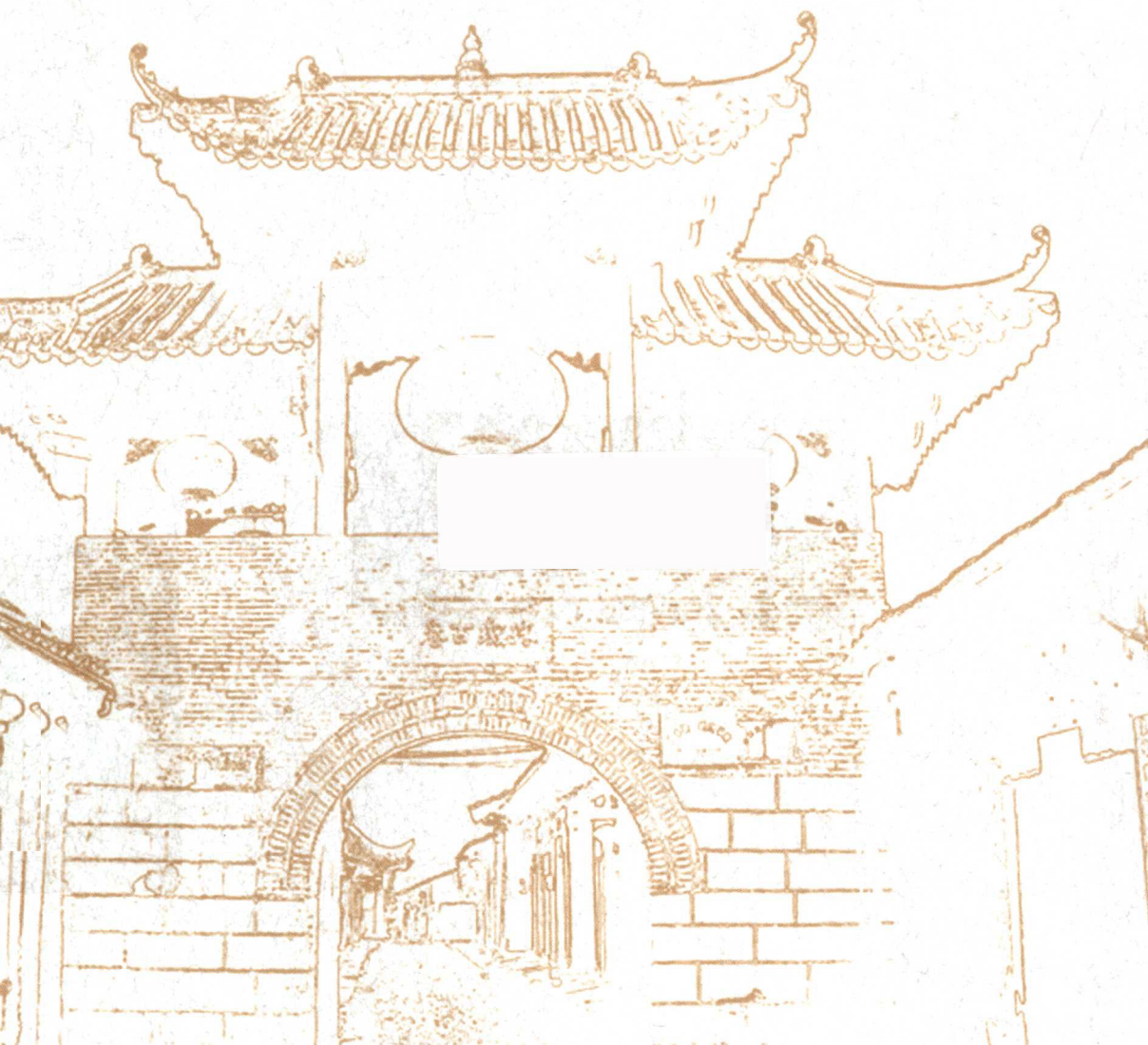


烽火珠玑巷

陈至明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烽火珠玑巷

陈至明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烽火珠玑巷 / 陈至明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360-7472-9

I. ①烽… II. ①陈… III. ①革命史—广州市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509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玉 玺

书 名	烽火珠玑巷 FENGHUO ZHUJIXI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75 1 插页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岭南农民暴动之前，张彬正在家里与新婚才三个月的老婆道别。张彬高高的个子，一张娃娃脸瘦瘦黑黑的，脑袋像一个葫芦一样长长尖尖的，修剪得齐刷刷的短发把两只眼睛完全显山露水地突了出来，透过他长长的乌黑的睫毛可以看见他那杏仁似的眼睛，炯炯有神、清澈明媚，透出一股少年的坚毅。

马上就要参加农民暴动，张彬心里有许多的话想对老婆刘七妹说。比如万一不能回来，他要她赶紧逃跑，找一个地方先躲藏起来，等风声过后再回来看看家里的情况，至于再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张彬也不知道。张彬有一肚子话不知怎么向新婚燕尔的老婆倾诉，比如万一他在暴动中牺牲了，她是不是可以另外找一个爱她的男人过生活，但这句话张彬怎么努力也说不出口。张彬默默无言地望着刘七妹，看着刘七妹正在缝制的一个小荷包，里面放着一张从沙水寺老和尚那里求得的护身符。她听到张彬说一些什么以后怎样的话，抬头望了望张彬，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把他想说又没说的话统统挡了回去。

刘七妹也知道张彬是去参加暴动，她早在去年全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时已投身于农民运动的高潮里，发动农民反帝反封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七妹留在家里，张彬继续参加了秘密会议和暴动的各种准备工作。刘七妹从内心里支持张彬革命，但又在内心里希望张彬长命百岁。她虽然不相信护身符能护身，能刀枪不入，还是向老和尚讨要了一个让张彬佩戴在身上。

张彬望着刘七妹，双手抓住她放在自己嘴唇上的手，默默无言地望着她。刘七妹说：“你小心，我在家里等着你。”

刘七妹明亮的目光如水一样清澈，她腾出一只手揽着张彬的腰，头慢慢地靠在张彬的胸前。她有点舍不得张彬现在离开她。说实在的，她虽说内心显得平静，不让张彬把不吉利的话说出来，但却为张彬担忧。暴动毕竟是与刀光剑影打交道，那危险不用说谁都知道。再说了，暴动是与政府作对，后果将会如何？难道从此有平静的日子了吗？现在他们偎依在一起，仿佛生离死别一样难受。不过，刘七妹在去年的革命活动中明白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她本人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对地主的残暴深恶痛绝，对人民群众的苦难同情万分。她希望这个社会是公平的，她渴望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但这一切都遥遥无期。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推翻了军阀，斗争了地主，农民分到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本可

以过上好日子，结果国民党要屠杀共产党人，好像两兄弟突然成了仇敌。国民党迫得共产党无路可选，只有暴动，为了穷苦的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他们选择了甘冒抛头颅洒热血的风险举行暴动。

举行暴动容易，但今后的路怎么走，刘七妹不知道，张彬也不知道。刘七妹依在张彬的怀里，想不出能用什么支持他，只有祈求苍天保佑。她把针线放下，坐在床上，抱着站在她面前的张彬，两只手从张彬的衣襟里伸了进去，在光滑的肌肉上轻轻地抚摸。刘七妹能够感觉得到张彬随着她的双手在他的身体上游走爱抚，浑身开始发热，肌肉慢慢地开始鼓胀，刘七妹感觉得到张彬在用力地抱紧她，他下身的那个东西也涨势凶猛地顶着她的胸脯……

刘七妹人长得漂亮，干练中不失女人的柔顺。她是离珠玑巷不远的牛田坑人，在家排行老七，人称七妹。她苗条细长的腰躯有几分女人特有的曲线和韵味，两人新婚燕尔幸福美满。珠玑巷人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他们从小就认识了，一起投身革命加深了理解认识，却因为母亲换犁头亲的陋习才戏剧般地结为百年之好。

当时张彬家、刘七妹家和另外一家钟秋德这三家是患难之交。张彬家里耕作两亩旱地，风调雨顺的年景勉强度日，若遇大旱年景，或许连喝粥都成问题。刘七妹家与钟秋德家的光景几乎差不了多少，都是守着两亩地过老实本分安稳的日子。有一年珠玑巷一带遇干旱，颗粒无收，地主在这个时候故意抬高粮食价格坐收暴利。当时刘七妹的父亲刘初五、张彬的父亲张老四、钟秋德的父亲钟锡山三人，带领珠玑巷受灾的穷苦人到地主李万红家吃大户。那个场面壮观，整个珠玑巷成千上万的穷苦人像洪水猛兽，把李万红家冲击得七零八落，李万红就如同一只乌龟缩在乌龟壳里不敢伸一下头，带着全家人躲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浑身发抖，任凭穷苦人在他家吃喝拿。

穷苦人个个喜笑颜开。刘初五手里拿着一根红薯，站在李万红家大院子里的一个土坎上，向大院子里正在吃饭的穷苦人大声地说：“乡亲们！我们能有今天的日子，全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

“初五哥你说得对，我们心齐，大户人家又有什么了不起！尿蛋一个！”张老四高兴地说。他高大的身躯像一座铁塔，说话嗓子如同喇叭似的洪亮。

“对对对！”众人齐声附和，“我们穷，穷在心不齐，像一盘散沙！”

“初五，你今后带着我们吃大户，我们跟着你干！”

“一起干！上刀山下火海，我们跟定你了！”

几天后，县衙派了几百士兵包围了珠玑巷，把带头闹事的刘初五、张老四、钟锡山和几百个穷苦的人抓了起来，投进了班房，其余参加了吃大户的穷苦人要向李万红多缴一年的田租以示惩罚。

刘初五、张老四、钟锡山三人被砍头示众！

李万红说：“谁叫你们狗胆包天，竟敢到我李万红家吃大户，不给你们一些颜色瞧瞧，你们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珠玑巷又是李万红家的天下了。李万红常常在李家祠堂前召集珠玑巷人说着一句话：“泥腿子就是泥腿子，永远翻不了天！”有时莫名其妙地召集大家，把一个看不顺眼的人押起来，打一顿，又强调说这一句话。李万红要把这句话永远留在穷苦人的大脑里，让穷苦人明白，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

珠玑巷人掉入了痛苦的泥坑，谁也想不到，那吃大户的激动日子这么短暂，如同一个刚刚吹起的泡泡，十分美丽漂亮，但还没有认真仔细地欣赏，泡泡就破灭了。穷苦人在等待新的刘初五、张老四、钟锡山出现，再带领他们吃大户。那次吃大户的激动还时时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让他们时时跃跃欲试。

珠玑巷人渴望温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强烈的欲望越聚越多，像山岭上枯死的树木，不断地聚集在一起，如果有一点火星，就会演变成熊熊烈火燃烧起来。

那时张彬、刘七妹和钟秋德都还小。张彬、钟秋德在村子里读私塾三年级，刘七妹在家已经是一把劳动的好手，正应了那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话。

三家的男人被砍头，剩下三家的女人带着儿女苦熬生活，孤儿寡母的日子难哪！自然他们也成了患难之交同舟共济的三家了。

小小年纪的张彬，知道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过日子的艰难，他对母亲说：“妈，我不读书了，回家耕田，农闲时跟秋义一起做挑夫，贴补家里的生活。”秋义是钟秋德的大哥，他在父亲被砍头后，主动承担了养家的重任，到县城给人挑东西过梅关到大余，挣一点脚夫钱维持生计。

离珠玑巷不远有一条关隘，是一条连接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快道，如同现在的高速公路一样方便快捷。外国人运来的洋油、洋碱、洋钉等中国紧缺的物品，用船运到岭南，再用人力从岭南挑着经过珠玑巷、梅关到岭北，再用船运到全国各地。这条三十公里长的路上挑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时从头看不到尾。张彬听村里的七叔公说过，这条路自古以来就有，开始只是一条羊肠小道，唐朝时岭南出了一个宰相叫九龄公，奉旨开凿梅关古道，把路全部铺上石甬，才变成了现在这么繁华。张彬听了内心发誓，长大也要像九龄公那样奉旨把这条路开凿得更好。只是世事多变，张彬还没有真正长大成人，就要在这条路上做一名挑夫。

母亲看看年幼的儿子，她听私塾先生说小彬聪明伶俐，读书认真，是一块可塑的璞玉，将来一定可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现在生活艰辛，她想让小彬继

续读书，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母亲只好含着眼泪，点点头无奈地答应了张彬。

第二天，天边刚刚露出一丁点的亮光，张彬肩挑扁担踏着熹微的晨光，跟着钟秋义来到县城万隆货栈。远远地看见货栈门口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正在等货，已经拿到了货的挑夫挑着货物走出货栈。队伍像蜗牛一样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后面又不断地增加排队的人员，不管多少挑夫挑着担子走了，队伍还是这么长。

张彬排了大约半个时辰的队，走进了仓库。

仓库有一个广场那么大，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钟秋义带张彬来到一堆纸箱面前，一个管事的问张彬：“新来的啊？”

“李总管，他是我的兄弟。”钟秋义望着管事的回答。

“这么小能挑吗？”管事的用挑剔的眼光望着张彬。

“我能挑！”张彬望望管事的回答道。

“好吧。让他挑洋碱。”管事的点头，算是答应了张彬。

张彬看见钟秋义给了他两箱不是很大的洋碱，用手掂了掂，开口对钟秋义说：“我还能挑大一点的。”钟秋义一边给张彬用绳索把纸箱捆好，一边对张彬说：“路长呢，你现在感觉轻，到时就轻了。”

张彬不再说话，看着钟秋义把纸箱捆好，把货物挑在肩上掂了两下，大约就三十来斤的重量，挑在肩上有轻飘飘的样子，按张彬现在的能力完全可以挑五十斤。不过钟秋义说了路长着呢，现在感觉轻到时就会感觉到重了，张彬也不吭声，跟随着钟秋义挑着货物走出货栈。

出了县城宾阳门，顺着大路望梅关古道而行。这时正是太阳初升，红红的阳光照在张彬的身上，投下了一个挑着担子的长长的影子。

一路走来都是挑夫，往前看不到头，往后看不见尾。挑夫们挑着担子一步一步地踏在石甬古道上，扁担一闪一闪的，像音乐指挥家的指挥棒一样轻轻地一上一下，脚步随着扁担的上下闪动踏出了柔软而有力的步子，喊出了一句又一句的号子。

挑夫们的号子特别，声音嘹亮，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他们想到什么喊什么。有时一人喊出众人呼应：

“挑着担子——累不累啊？”

“挑着担子——不累啊！”

“挑着担子——想女人啊！”

“挑着担子——没有炮啊！”

声音此起彼伏，在空旷的山谷里萦绕。

张彬第一次做挑夫，听着挑夫们五花八门地喊着号子，心里还有些好笑，这

些该死的挑夫怎么什么都喊啊，大路上还有不时走过的女人，他们也不害羞。

在梅岭头的关隘上，他们稍作休息，然后望岭北而去。这时张彬挑着担子感觉越来越重，脚底也磨出了血泡，每走一步都如同铁钻钻心似的难受。

太阳过山时分，张彬一跛一跛地回到了珠玑巷的家里，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母亲心痛地走过来，问他累不累，他只点了点头，什么也不说。晚上母亲舀水给他洗脚，看见他的双脚磨起一个又一个的血泡，眼泪都流出来了，问：“痛不痛？”

张彬望了望母亲断线似的眼泪，倔强地回答：“不痛！”

“仔啊，你明天就不要挑了，去读书吧。”母亲下决心对张彬说。

“哪有钱啊？”张彬也想读书，但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维持生计，姐姐虽然能帮上一些忙，也只能使全家不挨饿，哪有钱让他读书呢！

母亲想想也无奈。

连续挑了五六天货物过岭北，这天回到家，母亲高兴地对张彬说，本祠堂的私塾先生把他的情况跟本祠堂的人说了，他的叔叔张浩民对张姓众人说：“我们张姓祠堂人丁单薄，在整个珠玑巷各姓中声望最低，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读书人，没有人在外挣个一官半职，所以总受人欺负。既然张彬是一块读书的料，我提议由祠堂里的公堂田负责张彬继续读书的费用，让他今后有出息，在外有一官半职，能光宗耀祖。”张浩民是张姓的族长，他的话在张姓人心目中有一定的权威。

“大家怎么说？”张彬着急地问。他的确不想永远做挑夫，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那个时候能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

母亲热泪盈眶地说：“大家都同意！”

张彬很高兴！他知道做挑夫无论如何都发不了财，每日靠那么一丁点的脚夫钱，除去吃的所剩无几，但什么出路都没有的人也只能靠出卖苦力维持生活。

张彬终于可以继续读书了，他不负众望，学习成绩优异，随后进入了省立第六中学读高中。

进入省立第六中学读高中的还有钟秋德。他们的父辈一同带领珠玑巷的穷苦人吃大户，又被砍头，这种关系给了他们联结友谊的纽带，他们一直亲如兄弟，两人也一起参加了那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钟秋德加入了国民党，张彬加入了共产党，两人同时被推选为岭南县国民政府执行委员。

张彬受党的派遣回到珠玑巷发动穷苦人成立农会，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的激动人心的日子再一次轰轰烈烈地席卷珠玑巷。珠玑巷的穷苦人积极参加，把土豪李万红押了出来游街，把欠李万红家的债契焚毁，刘七妹被迫卖身到李万红家当丫环的卖身契也一烧而光，她回到家里成了自由之身，一家人高兴地

抱头痛哭，终于有了翻身的日子！

刘七妹跟着张彬闹革命，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成了一名会员，这日子多么滋润，多么舒爽。她反过来问李万红：“你说泥腿子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现在是不是翻身了啊？”

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穷人的日子也不会永远穷下去！

李万红翻着一双白眼，无话可说。他只好逃进县城，龟缩在县城再也不敢回到珠玑巷过他的万户人家的日子了。

张彬家、钟秋德家、刘七妹家，这三家再一次成了珠玑巷的核心。钟秋德的母亲为自己的大儿子钟秋义到张彬家说媒，她看中了张彬的姐姐张怀玉。张妈妈本不同意这门亲事，她对钟秋德的母亲说：“小玉从小娇生惯养，一点持家的能干都没有学到，让她在家多呆两年，学一点功夫。”

“老姐姐，”钟秋德的母亲比张妈妈小一两岁，平时她都这样称呼张妈妈，“你知道钟锡山和你们家的张老四，还有牛田坑的刘初五一起带领大家吃大户，他们死了，剩下我们三家孤儿寡母的过日子，现在我们三家又一次成了全村人的核心，我们已经像一捆柴一样被捆在了一起。”她看了看正在做针线活的张妈妈，继续说，“你家张彬也不小了，刘家的七妹也长大了，你看他们整天在一起闹革命，两个眉来眼去，大家都在说闲话。”

“有什么说的！他们年轻人的事，由他们去吧，我也不想管。”张妈妈做着针线活，头也不抬地回答钟妈妈。

“现在新生活来了，我本不想管他们的事，但是我们三家是什么关系啊！我不能不管啊，老姐姐。”

“你想怎么管啊？”张妈妈换了一种口气问她。

“我想三家换犁头亲。”

“换犁头亲？”张妈妈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奇怪地望着这个近来发福了的钟妈妈，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珠玑巷从古时起就有换犁头亲的做法，就是比较穷苦的人家，娶不起老婆，两户人家的子女交换结婚。有时也会发展到三家一起换犁头亲。钟妈妈三家换犁头亲的办法便是张怀玉嫁给钟秋义，钟秋义的姐姐钟秋英嫁给刘初五的儿子刘洪荣，刘洪荣的妹妹刘七妹嫁给张彬，如同推磨一样推了一个轮回。

“老姐姐，”钟妈妈动情地说，“你想想我们三家是什么关系啊，一起吃大户的带头人，现在又是反帝反军阀反土豪的带头人，我们三家不结成儿女亲家，还与谁家结亲家啊！”

张妈妈想想也有道理。在珠玑巷，他们三家虽然不是大户人家，但他们处处在珠玑巷带了头，成了远近闻名的人家，也说得上门当户对。加上三家的男

人被砍头后，三家人相依为命，从这种感情上说钟妈妈的提法也不为过。

“你问过刘妹，她同不同意啊？”刘妹当然是刘七妹的妈妈，刘初五的老婆。说心里话，张妈妈很喜欢刘七妹做她的儿媳。刘七妹能干，是持家的一把好手。现在刘七妹又跟着张彬闹革命，经常在一起，村里的人都说张彬与刘七妹是金童玉女，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当然传统的张妈妈对刘七妹抛头露面也不太高兴，她认为女儿家应该在家里好好地做针线活，不要去参加什么闹革命的事，这样有失做姑娘的体统。想到这一层，张妈妈还真希望张彬和刘七妹早日成亲，免得他们整日在一起东奔西跑，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被珠玑巷人说闲话。

“我问过了刘妹，她说没有意见，两个姐姐欢喜，她也欢喜。”钟妈妈又补充一句，“你看看，现在张彬和刘七妹经常走村串巷，动员乡亲参加农协会，多好的一对啊！”

张妈妈听了钟妈妈的话，不再持反对意见，她从心里希望这换犁头亲能早日达成。她停下手头上的针线活，转过脸对钟妈妈说：“既然刘妹同意，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辛苦一下，找一个先生把日子定下来吧。”

钟妈妈得了张妈妈的话，心里特别高兴，大儿子钟秋义有生理上的缺陷，他的婚事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压在心里让她喘不过气。她老早老早便看上了张怀玉，只是一直不敢启齿，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跟她的老姐姐说，她怕老姐姐会听到什么风声，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几次试探后，她发现张妈妈根本不知道钟秋义生理功能上的缺陷。她想在老姐姐还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把亲事定了，把结婚酒席办了，等到生米煮成了熟饭的时候，不怕张怀玉不同意，也不怕老姐姐反悔。

三家换犁头亲的婚事，在钟妈妈的热情操办下，终于在三个月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然而，钟妈妈还没有从兴奋之中平静下来，张怀玉却在回娘家洗三朝的时候打死也不愿回到钟家。

“怀玉，什么时候回去啊？”那天张怀玉一大早随同钟家打赞礼的人回到娘家洗三朝，她默默地躲在自己以前住的闺房中不出门，开始大家以为她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张妈妈也没有多想，反正那间房是张怀玉从小一直住到她出嫁，现在也是她的，专门给她回娘家做客时住的。等到叫她吃中午饭时，张妈妈发现女儿脸色苍白，勉强吃了一点点饭，脸上看不到以前做闺女时的那种恬静或者笑靥，变得郁郁寡欢。张妈妈也没有多想，以为她去了新的人家，不习惯。张妈妈想，不习惯是很正常的，想当年她嫁到张家时一两年都不习惯，她嫁过去这么两三天，不习惯那很正常，不要紧，慢慢肯定会习惯的。张妈妈想劝她，放宽心好好地新的家里做个好媳妇，但几次话到嘴边，努力了几

次，最终还是把话吞回肚里去了。她只默默地看着张怀玉不声不响地回到了自己的闺房足不出户，一直到日头挂在西边的山岭顶上，还不见张怀玉有回家的动静，张妈妈才不得不问张怀玉。

“妈，没有这么快。”张怀玉在闺房内柔声回答。

“他们都在等你回家。”张妈妈在收拾打赞礼的东西，有些她还要回礼。

“让他们先回吧。”张怀玉回答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他们与你一起来，肯定要与你一起回去的啊！哪有他们先回去的道理啊？”张妈妈不明白女儿怎么会说出这样不知轻重的话。

“那就让他们等吧。”张怀玉的回答很简短，根本不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

太阳已经过了山，张彬和刘七妹以及一同去刘家打赞礼的人都回到了家，张怀玉还没有回家的打算。

“妈，姐姐还没有回去啊？”张彬回到家里，见姐姐他们还没有回去，有些奇怪地问母亲。

“是啊，你姐姐也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张妈妈忧心地对儿子说。

“她不想回去，就多住一个晚上吧，让打赞礼的人先回去，告诉钟家的人，说姐姐要多住一个晚上。”张彬说道。他这个反四旧反封建礼教的新青年，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啊，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不到满月的时间是不可以在娘家住的。”张妈妈责备儿子乱说话。

“妈，嫁出去的姑娘，也是我们家的人啊。”张彬开明地回答母亲。

“不行！我进去看看。”张妈妈说着，推开张怀玉的闺房门，走了进去，只见张怀玉坐在床沿上簌簌啜泣。张妈妈心头一惊，担心地问：“玉儿，你怎么啦？”

张怀玉看见母亲走了进来，赶紧擦干眼泪，强装笑脸地说：“妈……没……没什么。”

“你……你怎么啦？”张妈妈不相信张怀玉的话，她紧紧地盯着张怀玉问。她发现张怀玉两个眼睛都哭肿了，绝对不会像她说的那么简单，没有什么。她还不清楚女儿？如果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话，绝对不会这样。

“妈，没有什么，我只是想多住一个晚上，你就让我多住一个晚上吧。”张怀玉有些乞求似的望着母亲，渴望母亲能够同意。

“这……”张妈妈有些为难了。张彬来到姐姐的闺房，看见姐姐在乞求母亲，不能不顾姐姐的感受。何况他是一个新青年，所倡导的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不能自己在外边说一套，而在家里却另做一套。

“钟家的人不会同意的。”张妈妈为难地说。

“妈，你放心，我去跟打赞礼的人说一声，让他们先回去吧。”张彬说完走了出去。一会儿，他回到姐姐的闺房，对母亲和姐姐说：“妈，姐姐，你们放心，我跟打赞礼的人说了，姐姐多住一个晚上，让他们先回去了。”

“他们走了？”张妈妈忧心忡忡地问。

“回去了。”张彬说。

“好吧，”张妈妈无可奈何地对张怀玉说，“你只能多住一个晚上，明天无论如何都得回去。”

第二天，是一个阴雨蒙蒙的天气，寒风刺骨。张怀玉说没有阳光，阴雨蒙蒙的天气回去不吉利。

“好吧。”张妈妈看了看天气，像要下雪的样子，她又一次做了让步。

张怀玉又在娘家多住了一个晚上，她压根就不想回婆家，一天推一天，一天又推一天。

张妈妈看出了一点端倪，她来到张怀玉的闺房，问张怀玉：“玉儿啊，你说说怎么回事？能跟娘说说吗？”

“没什么，我就是不想回去。”张怀玉摇了摇头。

“总要给娘一个说法啊！”张妈妈有点急了。嫁出去的姑娘没有正当的理由，哪有天天赖在娘家不回去的道理嘛！

张怀玉有话要说似的抬起了头，想了想，又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就是不想回去！”

“一定有原因，你今天一定要告诉娘！”张妈妈刨根问底地要问出一个所以然。

“没什么。”张怀玉随手拿起床上放着的一件旗袍抱在怀里，如同抱着一个心爱的玩物，紧紧的不放手，矢口否认有什么难言之隐。

“那你说说，前天你怎么无缘无故地哭了起来？”张妈妈越来越不放心，她知道自己的女儿以前绝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改变了她，有话不能对娘说？

张妈妈的话击中了张怀玉的难言之隐，她开始低头不语，继而默默啜泣。

看来，张怀玉的心里有天大的无法开口吐露的苦衷。张妈妈望着流泪的女儿，突然发现女儿的脸色苍白憔悴，心疼地想，这孩子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苦衷。

“你说吧，有什么难言之隐，妈妈给你做主。”张妈妈心疼起自己这个听话的女儿来。

张怀玉哭出了声音。

张妈妈默默地望着哭得伤心伤肺的女儿，没有催她，让她把肚里的苦水倒干倒尽，自己的眼泪也不知不觉中流了出来。

“你说吧，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伤心伤肺的？”过了许久，张怀玉停止了哭泣，张妈妈声音哽咽地追问，她要问一个水落石出才放心，要不每天看着女儿不肯回去，又不肯说明原因，她的心头比用鞭子抽还难受。

张怀玉的双手绞动着自己心爱的手绢，泪水簌簌而下，掉在自己的膝盖上，断断续续地说：“钟秋义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豪猪型。”

“这……”张妈妈如五雷轰顶，“他……他……是阴阳人？”

张怀玉噙着眼泪点了点头。

“玉儿啊！这不是妈害了你吗？”张妈妈后悔莫及，怪不得女儿不肯回去，又难以启齿！这是什么婚姻啊？钟妹妹怎么不说明这些情况啊，十几年的姐妹情谊能这么做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张妈妈问女儿。她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桩看似和美的三家换犁头亲的婚事，以牺牲怀玉的幸福生活为代价，这哪里是和美啊，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欺骗。张妈妈又气又恨。

“我想……解除婚约。”张怀玉平静地回答。

“恐怕钟家不会同意啊！”张妈妈为难起来。从内心讲，她也希望这桩畸形的婚姻能够解除，如果不解除，意味着张怀玉将要守一辈子的活寡，也不能生儿育女，将来她百年归寿后谁给她送终啊！

“现在在闹革命，我们妇救会的蒋主任给我们上识字班时，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要我们争取妇女平等的权利。”张怀玉跟着她的弟弟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

问题是革命刚刚开始，珠玑巷人还很封建。特别是钟家有目的地这样做，肯定不会同意，这件事还真的棘手。

果然如张妈妈所担忧的那样，钟家一听张怀玉要悔婚，立即反对。但张彬坚决支持姐姐解除婚约。

钟妈妈亲自到张家兴师问罪：“老姐姐，这桩三家换犁头亲的婚事，是你同意的了，你怎么能够出尔反尔，悔婚呢？”

“妹妹啊，你也要把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啊，哪能把我们蒙在鼓里，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啊？你怪谁啊！能怪我吗？是我女儿不同意啊！”张妈妈也不是省油的灯，在钟妈妈的诘问下她同样有理有据地回击。

“女儿不同意，你就不同意啊？你是怎么当家长当母亲的？你难道纵男盗女吗？”钟妈妈理直气壮，出言伤人地责问张妈妈，对张妈妈出尔反尔的行为深恶痛绝。

“如果你家秋义是一个健康的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啊！你积极主动热情地操办这门三家换犁头亲的婚事，自己就有所不对，现在害苦了我家玉儿，

你还有脸来这里说东道西吗？我不到你家讨一个说法，算我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没有追究你，你还好意思说这些？”张妈妈对钟妈妈不以为耻，反而到她家兴师问罪，气得面红耳赤。哪有她这样做人的，瞒了别人害了别人不算，还有脸面说大话！

张彬果断地对钟妈妈说：“现在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时代，不合理的婚姻可以解除！你不用到我家里吵吵嚷嚷！”

“你家老妈说话不算话，同意了的又反悔，你怪我什么啊！你得到了老婆，满意了，总不能过河拆桥啊，亏你还是县里的执行委员，我们村的农会主席，能说出这样的话吗？”钟妈妈不管你什么革命不革命，在她的心里，她得到了的东西绝对不能失去。

“你快点离开这里，如果你还蛮不讲理的，我把你拉去农会批斗！”张彬下了逐客令。

“好！好！好！算你家有种！”钟妈妈看见过农会批斗土豪劣绅的场面，她不敢再在张家闹下去，咬牙切齿地离开了张家。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钟妈妈来闹后，钟秋义亲自到张家，跪在张妈妈的面前，求张妈妈让张怀玉跟他回家：“妈妈，我求求你，让怀玉回家吧。”

“秋义——不是我不同意，是玉儿死活不答应啊！”张妈妈慌忙把钟秋义拉了起来，她的心像火烤的麻糍般两面受煎熬。

张妈妈拉着钟秋义来到张怀玉的闺房前想进去，门却被关了，钟秋义站在门口对着房内的张怀玉乞求地说：“怀玉，回去吧，我求求你回去吧！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你在家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我想要跟你解除婚姻，你愿意吗？”里面的张怀玉反问。

“怀玉，只要你不提解除婚姻的事，你要天上的月亮，我都会给你！”外面站着的钟秋义发誓地回答。

“我不要天上的月亮，我只要一个完整的男人，你能给我吗？”张怀玉在屋内噙着泪回答。

“我求你了，怀玉！”钟秋义扑通一下，又跪在了张怀玉的闺房门前。张妈妈、刘七妹都上前劝说钟秋义，无奈钟秋义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的心里就要张怀玉，大有张怀玉不回他家，他就在这里跪一辈子的架势。

太阳已经过山了，天慢慢地暗了下来，钟秋义还跪在张怀玉的闺房门前没有离开的意思。张彬从外面回来，他一进院门看到钟秋义跪在张怀玉的闺房门口的情景，内心很可怜这一对苦情的人，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如果强迫怀玉回钟家，与他们现在所倡导的婚姻自由背道而驰，也是把自己的亲姐姐送进火坑。何况怀玉在妇救会里跟着蒋主任已经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接受了许多新

的思想观念，懂得了男女平等的革命道理。怀玉肯定不会回去的，即便强迫，怀玉也不一定肯听，但钟秋义没有错，他也不应该遭受这么无情的打击，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与钟秋德完全不同。钟秋德自私虚伪、强权霸道，在共事的一年时间，张彬已经很了解钟秋德的为人。

“回去吧，秋义哥。”张彬走了过去，把钟秋义拉了起来。钟秋义像一支被拆得只连着一层皮的树枝，扶起来又软了下去。

张彬对钟秋义这种没有一点骨气的性子颇有微词，只是在这种场合不想多说什么，加上以前做挑夫时曾得他的多方照顾，心里一直对秋义心存感激。当母亲说秋义的妈妈为怀玉和秋义说媒时，他心里还坏坏地笑了起来，心想怀玉还真应该嫁给秋义这么好的人，秋义也应该娶姐姐这样贤惠的姑娘，谁承想天不遂人愿，偏偏好好的一对会出现变故。张彬加重了语气说：“秋义，男子汉大丈夫何必这样呢！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人会喜欢你的啊！”

“我非怀玉不娶，天底下再多的女人我都不要，我就要怀玉一个女人！”钟秋义信誓旦旦地回答。

张彬望着颓废的秋义也不好再说什么，他真想说几句狠话，但一时又下不了狠心。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钟秋义，走向厨房。他在外面忙了一整天，肚子都有些闹革命了。他还在门口便喊：“做好了饭没有啊？”

厨房里，张妈妈、刘七妹正忧心忡忡地在做饭，她们听到张彬的说话声，一颗悬着的心放到了实地，没有了先前那种沉重的压抑。张妈妈回答说：“做好了，正等你回家吃饭。”刘七妹把椅子移到张彬的跟前让他坐下，然后给他盛饭，盛好饭又走到门口向着楼上喊：“怀新——吃饭。”喊完又向张怀玉的闺房方向喊：“怀玉——吃饭。”停了停，刘七妹又喊：“秋义——吃饭。”喊完不见动静，她回到厨房，见老公和婆婆坐在饭桌前，愁眉苦脸，她拿起碗先给婆婆盛了满满的一碗饭，再给张彬盛了一碗。

“张彬，你给我出来！”正在这时，外面有人大叫大喊。

张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疑惑地放下碗，起身往外面走。张妈妈和刘七妹跟在张彬身后一同走出厨房，只见钟秋德身穿国民革命军服，腰别一把手枪，打着绑腿，身后跟着十几个威武雄壮、荷枪实弹的国民革命军战士，钟秋德耀武扬威地站在院子中间大呼小叫。

“什么事啊？”张彬见是钟秋德，内心有点不满地走上前去。

“我的哥哥为什么跪在你家里？”钟秋德明知故问。

“你问问他吧。”张彬不好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他用手指了指还跪在张怀玉闺房门前的钟秋义回答。

“我现在是问你！”钟秋德恶狠狠地说，明显是来者不善。

“他们的婚姻他们自己解决，我不好做主。”张彬实事求是地回答钟秋德。再说张彬对钟秋德带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怀好意地闯进他家，心头已经大为不满，对钟秋德的问题不想做什么解释。

“禽你娘的！你们共产党有这样处理问题的吗？”钟秋德口吐恶言，不仅伤了张彬，还伤害了他的母亲，甚至直接伤害了共产党的组织。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我们怎么样，我们伤害了你吗？”张彬愤怒起来，他已经对钟秋德忍无可忍了，如果先前对钟秋义还心存一点恻隐之心的话，现在对他们已经是深恶痛绝了。

“有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干部吗？自己抱着老婆斗腔，不管别人的卵坨放空炮！”钟秋德满口污言秽语。

“共产党的干部怎么啦？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支持怀玉解除这门婚姻！”张彬厌恶地用手指着钟秋德回答，他可不怕钟秋德的武装威胁，“你也是现代的新青年，你也知道男女平等，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土豪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你还有理由问我吗？我们家已经够忍让了，你有什么权利来这里问我？应该是我们家问你！你知道吗？真是岂有此理！”

“你就知道耍嘴皮子，一张腔壁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是不懂，我也不想懂！你不要把我与你们扯在一起。”钟秋德每句话都离不开脏话。

“你想背叛革命？”张彬不明白钟秋德说的是什么意思，按照国共合作宣言，钟秋德的话明显是有损国共合作的言论，要受到严厉的处分，而他竟敢如此大胆地在这里口吐狂言。

“什么背叛革命？谁背叛革命？是你们共产党背叛了革命！”钟秋德双手叉腰，在张彬的面前晃来晃去，“就像这门三家换犁头亲的婚事，你们两家都得到了老婆，腔壁都斗厌了，我的大哥呢？怎么样，跪在你们家求你们把老婆还给他，而你们呢？怎么样……没有一点信用！有你们这样办事的吗？有你们这样不守信用的吗？”

“你能怪我们吗？怪你自家吧。”张彬想说钟秋义是阴阳人不能结婚的事实，但当着钟秋义的面他不想伤钟秋义的自尊。

“不管我家如何，答应了的事就要做到！做不到就是狗斗出来的！不是人养的！”钟秋德越说越难听，他根本不顾及两家人的情面，满口污言秽语，要多损有多损。

“你这样说话，我一点可怜之心都没有了，我今天庄重向你宣布，我支持怀玉解除这门婚姻！”张彬义愤填膺地向钟秋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你敢——”钟秋德猛地掏出手枪，指着张彬的脑袋恶狠狠地说。

“我到县党部控告你，私带武器和士兵强闯民宅！用武器指着革命干部的

头颇威胁！”张彬对钟秋德的行为满腔怒火，是可忍孰不可忍！

“去啊，去控告啊！你以为你共产党了不起啊！我老实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不把张怀玉交出来，我打灭你张家的灶头！”钟秋德目空一切，根本不把张彬的话放在心里。

“你……”张彬想不到钟秋德会说出这种比土匪还土匪的话，“钟秋德，你不要以为自己当了几天团防局的局长，就找不着天找不着地，我告诉你，你不管当什么都是钟秋德！”

“是啊，”钟秋德傲慢骄横地对张彬说，“我就是钟秋德……今天就要打灭你张家的灶头！”

“你敢！”张彬怒发冲冠，站在钟秋德的面前与他对峙。

“弟兄们，给我打！”钟秋德握着手枪的手抬起向前晃了晃。钟秋德身后荷枪实弹的士兵如狼似虎地围向张彬。刘七妹冲到张彬的前面，用身体挡住张彬，厉声骂道：“钟秋德，你是人吗？！”

“慢！”正在这时，张怀玉打开房门，站在门口，气势凛然地对钟秋德说，“你不就是要我回去吗？有必要这样做吗？”

“只要你愿意回去，我们钟家不计前嫌，马上走人。”钟秋德把手枪收了起来，双手叉腰，弓着背对张怀玉说，那样子难看极了。

“好，我跟你们回去！”张怀玉捋了捋额头上垂下的几根头发。

“怀玉！”张彬气急败坏地想阻止张怀玉，但张怀玉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外走，她看也不看钟秋德一眼，对钟秋德的阿谀更是不屑一顾。

“弟弟，你们不用担心。”张怀玉走到门口停了下来，转向对怔怔的张彬说，然后又对发愣的妈妈和刘七妹说，“妈，我会回来做客的。七妹，我走了。”说完走出了院门。

“怀玉——”张彬他们心情复杂地趋步追到院门口，只见张怀玉已经走出了小巷，拐向了另一条幽深的巷口。钟秋义在后面快步追了上去。

钟秋德带着他的士兵也走出了院门，经过张彬身边时，停了下来对张彬傲慢地“哼”了一声，耀武扬威扬长而去。

“钟秋德，我要控告你！”张彬怒不可遏地对着钟秋德的背影喊了起来。

当天晚上，张彬没有告诉母亲，只是对老婆刘七妹说，他不能忍受钟秋德这种军阀作风，要到县城去控告钟秋德。刘七妹对钟秋德的行为也愤愤不平，现在是什么时候，哪有这样强抢民女的行为？她支持老公的做法，但叫张彬路上要小心。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张彬顺着进城的大路，摸黑往县城方向去。珠玑巷离县城不远，二十里的路程，他经常摸黑往返于县城和珠